

雍正剑侠图

第三十七回 司徒朗逃往大西洋 田子步窥视玲珑岛

上回书说到八卦山试五绝艺，海川试平行十三丈五，望云亭上拿二小，不想是假人，他眼睛里都要喷出火来了。北侠走过来道：“兄弟，别生气，这里头另有原因，你千万千万别着急，咱们大家先回中央戊己土大厅，有什么话再说吧。”童林看着哥哥秋田，不能再说什么了，连于爷和侯振远都劝：“兄弟啊，消消火，事情有个完，咱们到底听听是怎么回事。”大家伙儿一块走了，两个鱼皮人也拿走了，一直来到大厅。二爷胡元霸先派人准备脸水，大家擦脸漱口，正喝着，这时，李昆也给救过来了，李太极往那儿一坐，两眼发直。海川问北侠秋田：“哥哥，我问问您，您说是什么原因啊？”北侠秋田就把自己一来直到现在，包括四、五、七庄主另设计谋之事全说了。然后接着又辩道：“兄弟们，于老哥哥和王老侠比咱们大家伙儿的岁数都大，经验也多，振远啊，你说你办的这事对吗？”老侠侯振远脸红了：“哥哥，真没想到太极公宽仁大义，我算拿小人心度君子之腹了。”侯振远得承认，真的我拿人家李昆当个英雄，就不应该去杭州，而应直接奔这来。杭州，金龙镖局，黄灿、潘龙的事情要紧，还是海川的国宝事情要紧啊？看来，本末倒置了。海川听完了点头：“唉，要不怎么说李太极公是好人呢。”便冲着李昆一抱拳：“太极公，您的苦衷我知道，我

们就不用再提了，这里头我跟我哥哥侯振远有很多的不是之处，但是请问您一下，铁臂罗汉法禅这些人带着国宝、二小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就这一句话，李昆身上仿佛卸下五千斤份量来，他说：“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，我们还是想法找法禅拿二小请国宝才是。”老侠侯振远在李昆的面前一抱拳道：“太极公，看来有很多的事情，我们做得不到家。这叫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啊。我总认为带着海川来也是往返徒劳，没想到太极公你是如此的高明。好吧，咱们事情就算完了。现在我们就是打听打听这两个人落在哪了。”李昆说道：“八弟，这不是众位侠客爷说了吗？你到船坞打听一下，他们调的什么船，到什么地方去了。”田八爷走后不一会儿就回来了，脸色不对，皱着眉，好像很为难。田八爷对李昆低语道：“哥哥，他们到大爷那去了。”“啊！”李太极脸色一白：“这可坏了。”大家伙儿都不明白，李昆李太极才把事情细说清楚。

原来在八卦山的东北方向，顺着南盘江下游走四十里水路，在江中心有个岛，叫玲珑岛。玲珑岛的大寨主是李昆的大师哥，他复姓司徒单字名朗，闯荡江湖有个美称九尾宗彝世界妙手。司徒朗跟李昆是一个村里的人，都是昆明县北四十里地，这个村子叫李各庄。李昆是李各庄首户大财主，父母双亡，家资万贯，使奴唤婢，有很多的人，但是一辈子无所好，除去读书以外，就是喜欢练武，可是得不到好老师。村西口路北有一个酒馆，两间门脸临街，进了这酒馆往后有个避风门，过去之后是一个小院。三间北房，东西厢房各两间。院子里头很干净，放着一点农具，看来是种地兼做小买卖的。掌柜的复姓司徒单字名朗。这个人爹娘都没有了，他的

长相十分凶恶，个不高，猴形脸，窄脑门，脸的正中还有一块白钱癣。本村的人对他没好感，而且这人脾气很暴。这天，来了不少喝酒的，都坐在那儿喝着酒，说着闲话，司徒朗伺候着。这个时候，打门口进来一位老仙长，司徒朗一看这位仙长，真是风采可爱，仙风道骨，年纪也就在四十多岁，细条的身材，面似三秋古月，三绺墨髯，修眉朗目，鼻直口正，一对元宝耳，身上穿着一件古铜色道袍，佩宝剑，高挽发纂，金簪别顶。司徒朗一眼看见这老道，满脸春风过来了：“哈哈，老仙长，喝点酒吗？”“不错，山人想喝点酒。”“啊，那边请。”司徒朗让这老道坐在一张桌上，给他拿过两盘菜来，又烫了两壶酒，让老仙长喝上了。等喝完了以后，司徒朗过来问：“您还喝吗？”“无量佛，谢谢，我不喝了。”“嗷”。司徒朗把家伙都拿走，然后过来说道：“啊，钱不多，两吊四百钱。”老道爷一掏钱：“哎呀！无量佛，贫道我这一次离开庙，出来急了点，身上忘了带钱了，你能不能给我记一账？过两天我从您这路过，再加倍奉还。”“道爷，没关系，您一个出家人又喝不了多少，我这小酒馆再赚不了钱，赚出您这份来还不算什么，道爷您请吧，给不给的没事。”“嗷，谢谢檀越。”老仙长走了。没想到第二天老仙长又来了，还照样要了两壶酒，司徒朗还照样给准备好菜，然后司徒朗忙别的去了。吃完了以后，司徒朗归置家伙：“道爷，还是两吊四百钱。”“嗷，不多，我可真对不起您，我记得我拿着钱了，没想到一粗心我又忘在庙里了。”“没关系，哈哈，您走吧，我给您记上账，什么时候您想来您就来。”嘿，第三天老仙长又来了，喝完了酒以后，司徒朗收拾完家伙，一要钱，老仙长还没有，说：“不瞒您

说，贫道今天买了几斤豆腐，我把这俩钱全都花了，过几天我化着缘再给您吧。”司徒朗有些不乐意，但是脸上没露出来：“道爷，行啊，您请吧，没关系，明天有工夫您还来。”“是是是，我打算在这坐一会儿。”“行啊。”司徒朗一拉避风门往后头去了。在后头干着活，瞧这避风门一动，老道长奔后院来了。司徒朗心说：这道爷干什么，喝了三天酒不给我钱，让他走他不走，他怎么还遛到我后院里头？老仙长进来以后笑着问：“无量佛！檀越你贵姓啊？”“您要问我。复姓司徒单字名朗。”“哎哟，司徒，今年多大岁数了？”“啊，十九了。”“嗷，十九岁，好岁数。我看你腰板、腰腿都不错啊。”“嗨，不瞒您说，我从小就好练，可是没有名师，这二年由于家计，没法子，父母没有了，我得凑和着谋生吃饭，开了这么一个小酒馆。挣个钱，所以我把功夫就搁下了。”“嗷，你还很好练武啊。我跟你商量商量，贫道欠你的酒钱我是还不了啦，我会两个武艺教给你，成不成呢？”“哎哟道爷，那我求之不得呀，我可不知道您会什么样的武艺？”“你瞧这个。”老仙长并食、中二指，旁边有一块木头，照着木头上一戳，噗，把这手指头杵进去一寸来深，跟着拔出来了，手指头什么毛病没有。司徒朗的箭翎耳一晃悠：“这，这了不得了，道爷，您老人家是世外的高人呐！您既然看得起我，我就是您的弟子了。老师请上，受弟子一拜。”司徒朗趴在地上给道爷磕头。道爷说：“徒儿，起来吧，咱们就是师徒了，我教你能耐，你一天管我三顿酒饭吃，不论好坏，吃饱了就行，我瞧你这屋里头还宽绰，你把屋里收拾收拾，我就在你这后院住下了。我收你，但是有一样，跟任何人不许提，你只要是一提，咱们可是说清楚了，

我立刻就不教你了。”“师父您放心吧。您瞧北屋里就很宽绰。”司徒朗把仙长领到北屋里，又把东屋收拾出来作为功房。

从这天起，司徒朗就跟老仙长练上功了。光阴荏苒，转眼就是三年，经人家这位老仙长一指点，司徒朗的能为大长，但是任何人都不知道，司徒朗守口如瓶。吃完早饭以后，老仙长要打一会儿坐，司徒朗刚到外头，这个时候，一推门进来一人：“哎哟，司徒掌柜的。”“啊，管家、管家。”司徒朗知道这是东村口路北李公子他家里头派来的家人，便问：“贵管家，什么事呀？”“我们公子爷家里来了几个朋友，打算喝点酒，您给送五十斤酒去吧。”“好，我这就去。”打了五十斤酒，满满一坛子封好了，司徒朗搁在肩膀上打酒馆出来，穿十字街往东，来到李昆公子爷的家里。家人一瞧：“哎哟喝，掌柜的，您给送来了。”司徒朗把酒交到门房，见院里站着垂手待立的家人有二十几个，挺精神。李昆也把长大的衣服脱了，辫子盘在脖子上，正在打拳。司徒朗一看不走了，您想，司徒朗跟那位道爷练了三年，不管人家道爷教的什么能耐，也比李昆他们这玩艺儿练得强得多呀！李昆练完了以后一瞧：“哟！这不是酒馆司徒掌柜的吗？”“李庄主，哈哈……”你这功夫可练得不错呀。”“哎哟，夸奖，夸奖，怎么着掌柜的，我练的这玩艺儿你也喜欢吗？”司徒朗面有得色：“这个，多少懂得一点儿。”李昆听了吃惊：“那么您看我这功夫怎么样？”司徒朗一撇嘴：“你还没功夫呢，哈哈……，你这功夫是费饭的功夫，谈得到功夫吗？”司徒朗这口气太大了。李昆还算有涵养，没说什么，旁边这几位不乐意了。李昆说：“掌柜的，看来你

是内行啊？”司徒朗一阵狂笑，这才是他的真面目，真正的性格。司徒朗说：“不敢说内行，比你们这几位强一点儿。”这些人不服气：“那么您打趟拳我们看看。”“好吧！”司徒朗也不客气，他把衣服掖好，迈步过来，往下一矮身，“刷”一伸手。“哎哟！”李昆可就愣了，人家这功夫可跟李昆练的那玩艺儿不一样了，肩架步伐都很好。司徒朗“叭叭叭”练完了之后，往那儿一站，气不涌出，面不更色。“哈哈……李庄主，你看我这功夫怎么样啊？”李昆躬身施礼：“哎呀！司徒掌柜的，我跟您是一个村的老乡亲，您这功夫可了不得，您打的这趟拳，我瞧着眼花缭乱，太好了！胜我万万倍。”那几位也服了：“哟，真是的，您这功夫可真不错，您跟谁学的？”司徒朗摇摇头：“这个别打听，哈哈……回见，回见！”他作了个揖就要走。李昆一想，自己有志练武，这机会难得。李昆就不让走了：“司徒掌柜的，您可不能走，无论如何，您也得告诉我，您的老师是哪位，我一定求您转达，我要拜他为师，我跟他也学点功夫。”司徒朗知道师父有言在先，不敢答应，便说：“你这儿人挺多的，我不能说，更不敢答应你，回见回见。”他又要走，李昆拦住：“别价别价。走！你们都走！”李昆把这几位朋友都轰了，然后把司徒朗请到客厅，泡上茶，小心翼翼地伺候，他很沉着地说：“掌柜的，我谢谢你，我李昆一生好武，苦于不得名师，我看您这功夫确实是名师所传，您无论如何也得教给我，您看怎么样？”

司徒朗决意不说，因为是老师有话，任何人不准告诉。但是这李昆的盛情难却呀，但说：“你要问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教给我的这位老人家是位出家的仙长，到现在姓什么叫

什么我还不知道，在我家住着呢，跟我说不准让别人知道，不让我提，只要一提，老仙长站起来就走，你看这怎么办。”李昆一摆手：“不要紧，我到那儿给他磕头去，我把他接到我这儿来，我这儿宽绰。”司徒朗说：“我也这么想，把老师接到你家来，一切吃穿用都比我那儿强得多。”

李昆马上传底下人套车，跟着司徒朗来到酒馆门口。车子停住，司徒朗一招手，带着李昆往里走。一直来到后院北房，挑帘进去，老仙长在这儿正坐着养神呐。司徒朗叫声：“师父。”李昆抢进几步，“扑通”就跪在地上。老仙长一看李昆细条身材，细腰窄背，二十来岁，雪白的脸蛋，重眉毛，大眼睛，通关鼻梁，四方口，一对元宝耳，漆黑刷亮的一条大辫子，穿着一身银灰色衣服，扎着绒绳，确实长得风流潇洒，一团正气，倜傥不羁。老仙长问道：“无量佛，你是谁？快起来，徒儿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”司徒朗也跪下了：“师父嘱咐我，让我绝对不跟别人提，可这个年轻人是咱们村的首户财主，家里的条件十分好，我觉得师父在这儿住着有点委屈了，您这么大年纪，要吃的吃的不好，要喝的喝的不好，我想孝敬您一身衣裳，都孝敬不起。师父，您收个有钱的徒弟让他把您接走，我到 he 那里练去。”“无量佛，有钱没钱，但看你资质天赋如何，如果你资质天赋好，即便说师徒要饭，老师也愿意把功夫传给你；如果你资质天赋不成，不是练武术的身材，即便你成天拿御宴招待，贫道也不能接受啊。”“师父，他行，您瞧他这身条，他练得也不错。”李昆也一个劲地央告：“师父，您就跟着弟子走吧。弟子一定很好的孝敬您。”老仙长只好点头。

大家打酒馆出来，老仙长上了车，司徒朗和李昆跟着，

来到李昆的家中。屋里的陈设十分讲究，请老师进来以后，哥儿俩正式拜师。再说村里有个小火神庙，火神庙里头有个穷老道，此人姓吕名瑞字德兴。老仙长到这一带来，先就住在吕瑞的庙中。这个老道虽然穷，但是为人憨厚老实。这会儿，老仙人让李昆派人把吕瑞也找来，这样，师兄弟三个同堂学艺。

过了些日子，有一天，老仙长把司徒朗一个人叫到屋子里，说道：“徒儿，以后你准备干什么去呀？”“弟子要回去照顾买卖了。”“徒儿，你跟我练了三年多了，为师觉得对不起你。”“唉，师父，这是哪的话儿啊，只是弟子孝敬不到，对不起恩师教训之恩。”“唉！我跟你说实话得了，徒儿，你的相貌十分凶恶，为师想如果真的把绝艺传授于你，恐怕将来你在外头惹是生非，越礼胡行，为师的门户中有一条戒律，就是不准艺传于匪人，我看你就是这类人，所以这几年来，我都没教你真能耐。人怕久挨金怕炼，孩子，你是面恶而心善。”司徒朗听完赶忙跪下：“哎哟！师父，您夸奖了，不瞒您说，弟子我长得这样，我有什么法子？”老仙长点头：“得了，从现在起，我要教给你们三人三种能为。教李昆太极十三式，教你暗掌打穴，一招手照某人身上打一巴掌，被打的这个人当时也不理会，什么毛病没有，其实这是照穴道打的，一个半月准死，十分厉害。”

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梭，转眼间就二十年啊，李昆、吕瑞、司徒朗的功夫全出来了。吕德兴能为不大，但是老仙长教给他一种东西，叫五毒大葫芦，里头完全都是配的五毒汁，只要一拉千斤坠儿，“滋”！葫芦口一开，从里头冒出一股子坏水来，打到人身上就烂，非百草霜治不了这五毒

汁。

一天，老仙长把他们三个人叫过来说道：“从此以后，将军不下马，各自奔前程，你们的功夫都出来了，为师也要四海云游数年。”三个人都跪下了：“老师呀，二十年耳鬓厮磨，教弟子将来能够成名天下，蒙您的春风化雨，我们应当知恩报德，您老人家也这么大年纪了，何必还要到外头去呢？再说，您老人家的姓名，我们三人还不知道呢！”

老仙长口诵佛号：“无量佛！男儿志在四方，我是个出家人，我愿意云游天下，再说多年没离开云南本地了。要问为师名姓，记住了，我是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天师嫡派四大名剑、三爷张鸿钧的长门弟子，太虚上人庄道勤。”老仙长庄道勤把自己的事全说了，哥儿三人皆大欢喜：“谢谢师父。”从此大家分手了。司徒朗的小酒铺也关了张，自己带点儿银两，南七北六十三省一闯荡，三年的功夫，暗掌打穴他就治死一百多人。不管人家是好人坏人，只要他看不上眼，他就打你一下暗掌，让你到了时候死去。但没有不透风的篱笆，结果他这件事让老仙长庄道勤知道了，庄老仙长这才明白：“哎呀，我到底还是艺传于匪了。我非把司徒朗杀了，我不要他这个徒弟！”老仙长佩着“落叶秋风扫”宝刀走遍南七北六十三省，寻找司徒朗。司徒朗知道以后，他跑了，坐海船下了西洋。

这时，李昆、吕端都知道了，两个人打家里出来找着老师，跪在地下央告：“师父，您回家吧，师徒之情呀！我师哥再不好也是您的弟子，多年的心血培植，您见着他，可以劝他，无论如何，您不能杀他，绝了师徒之情呀！”李昆掉着眼泪，吕瑞也哭着一个劲地念佛，总算把老人家劝回了云

南。

司徒朗装着哑吧，来到了大西洋。他在工厂里头当苦力，但是，他心眼非常的灵，暗中学人家转轮走弦各种消息机械。光阴似白驹之过隙，转眼十二年。他想，十二年了，老师要在的话，也就不记恨前仇了，于是就坐船回来了。南七北六十三省一闯荡，闯出个外号，叫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。彝是一种猴，最孝母不过，只要发现果子，好吃的它先孝敬它的长辈。按理说，占一个孝字，司徒朗这个人不会太坏，功成名就了，自己从北几省来到云南一打听，才知道吕瑞自己修了一座小庙与世无争，而师弟李昆已经成了大名，人称混元侠逍遥叟，威震南七北六十三省。司徒朗知道后一撇嘴，“哼，他成名反倒在我前头了。”

司徒朗来到金家渡口，这儿有个酒店，他进去喝酒，又问酒店掌柜的：“你们这个酒店怎么在这儿开呀？”金荣答道：“嗷。这里是金家渡口，坐船往北去是八卦山，山里大部分都是武林同道，我这儿准备一个酒馆，请人家在这儿歇歇脚。如果有进山没船的，我也可以给找只船，帮帮忙。哈哈哈哈哈……，买卖不为赚钱。老爷子您有什么贵干呐？”司徒朗一笑：“嗷，你们这大庄主是谁啊？”“混元侠逍遥叟李昆李太极，我家的大爷。”“嗷！好好好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“哎哟！不知道您呐。”“我是他亲师哥。”“这么说您是司徒老英雄？”“哎，你姓什么？”“我叫花斑豹金荣。这儿还有我弟弟金亮。”司徒朗点头：“你们既是八卦山的人，我要见李昆。”金荣答应：“不错，我是八卦山的，老爷子，您在这儿等会儿，我进山给您通禀一声。”金荣坐船进山，面见李昆把这事一提，李昆赶紧带着兄弟们迎接出来，到酒

店拜见兄长，趴地下磕头。把司徒朗请进了八卦山。司徒朗一看这地方，真是一夫当关万众难攻，四水团围，群山环抱，越看越美。李昆款待兄长，准备酒宴，给哥哥接风洗尘。后来，每天哥儿俩都在山里山外转悠，李昆始终不敢提师父找他的事，李昆从心里怕他。

这天，哥儿俩吃完饭以后，司徒朗可问：“师弟呢？怎么来了这么长的时间，还没见到他呐？”“师弟在后山朝阳峰那儿，我给他修了一座小庙，他自己也化了一部分钱，就在那儿凑合着住呢。每天除去练练功夫，就是烧香念经。”司徒朗点点头：“哎，我问问你，这么多年了，师父没找我吗？”司徒朗当年风闻着师父找他，他才跑的呀。李昆一笑：“师哥，说真的。您老人家不提，小弟不敢说啊！您在江湖路上杀了不少人，师父十分震怒，一定要找到您，把您的武艺收回了。我跟师弟两个人，把师父找回来苦苦地跪下叩头哀告，师父总算消气了。”司徒朗大笑：“哈哈……师弟，谢谢你啊！还有吕师弟。”李昆摆手：“您也别客气，师哥，无论如何，再入江湖路上，您可别那么干了。师父确实真生气了。”“这你放心。……不过事情还得由着我，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你别看师父跟我发火，真要见着我，两句话，师父就没火了。你知道我这些年上哪儿了？”说着话，司徒朗显得洋洋得意呀。李昆摇头：“哥哥，我真不知道，我们把师父劝回来，立刻派人找您，可怎么也找不到了。”“嘿嘿，告诉你吧，我也听说师父要杀我，我从鹿耳门出了国，乘坐海船，走了不少日子，到了大西洋。哎呀，人家说话咱又不懂，真不容易。”“哎哟，哥哥！背井离乡，撇家舍业，您怎么去那么远，又怎么回来了？”司徒朗不以

为然：“你不知道哇，万里人走万里路，十二年，装哑巴，谁也不知道我会说话！我暗中偷学了人家的转轮走弦各种消息埋伏。就你这个地方，你弄这八卦连环堡干什么？你花上一部分钱，哥哥我给你修上消息埋伏，不用一兵一卒，就把整个八卦山看管得铁桶相似，鸟都难飞进来，哥哥就有这把握。”司徒朗高兴，唾沫横飞，想着要在师弟的眼前展展才。李昆是个忠厚人呐，说：“哥哥，我谢谢您，我在八卦山里头，种地纳粮。虽然养些庄兵，但不打家不劫舍，不胡做非为。您说我修那玩艺儿干什么呢？我不做犯法的事啊。”司徒朗不爱听了，第二天就不辞而别。李昆发觉自己说错了话，赶紧就追，结果司徒朗坐船走了。

司徒朗顺着南盘江就往东北方向下来了。他想：姓李的，我司徒朗好心好意让你拿出俩钱来，我给你修造消息埋伏，让你住得踏实，你反跟我说这个！你犯法的不做，犯恶的不吃，你不打家不劫舍，难道说我就是贼吗？总有一天，我找到一处地盘，修造好了以后，把你找来，我让你看看，弄不好我治治你。司徒朗这人，六月天气，后娘的脸，说变就变。

这只船顺着南江往东北方向来，出去有三十多里地，眼前发现了一座岛屿。司徒朗一瞧四水包围之中，出现了一片山，这山跟蘑菇头一样。司徒朗告诉船家，“奔山根儿那边去。”船家一听吓坏了：“哎呀！这位老爷子，那个地方不能去。听说那里头有山大王呀，专门在水上使漂儿，断道劫财。老爷子这么大年纪，您又何必呢？”“哈哈哈哈哈，断道劫财？看他劫谁，他要劫我，那是他找死！你只管按我的吩咐去办。”船越来越远，忽然山根儿底下传来“呛啷啷啷”

一阵铜锣响，接着出来十几只小船，最后出来一只大船。船队过来后，就把司徒这只船给横住了。司徒朗一看，船上有两把金交椅，坐着两家寨主，两旁边站着喽罗兵足有四五十个。

这两人长得好凶呀！上垂首坐着的这位是个高个儿，大鼻子头，深眼窝儿，红眼珠儿，厚嘴唇，黄头发，黄焦焦的胡子，穿着一身蓝衣裳，扎着绒绳。有兵丁在后头给扛着一条军刃，叫龙头怀杖。下垂首这位紫脸膛，也是个高个儿，黑黑的胡子，黑头发，挽着辫子，一身蓝，也扎着绒绳。肋下佩着一口拖刀。有一个报头的兵丁，手里头拿着一把小片儿刀。瞧见司徒朗这只船，用手点指：“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在此地过，留下买路财。开嘴半个不字，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呀！绵羊孤雁，站住。”可把水手吓坏了：“老人家您瞧，出来了。”司徒朗一乐：“别害怕，慢慢停住。”小船距离大船很近后，停稳了。司徒朗道：“哈哈哈哈哈，小子们要劫道吗？劫来劫去，劫到老太爷手里来了，分明是找死！”兵丁一怔：“呀！老朋友，您是合字儿吗？”“哈哈，跟你们合不到一块儿。”“哟，不懂？您不是线上的朋友？”“我是绳上的。”“哎！通上你的名来。”“哈哈哈哈哈，老太爷复姓司徒单字名朗。有个外号叫九尾宗彝世界妙手。”

司徒朗一报名姓，两寨主“噌”地一下就站起来了，来到船头一抱拳：“您是司徒义士爷？多年以前就有人提到您老人家，想不到一旦之间您老人家今儿来到这儿。老义士爷，恕过我等末学后进，不曾远迎，请老太爷上船吧！”司徒朗一听，心说：嗷！原来是认得我呀。司徒朗脚尖儿一点

船板，一拔腰就上去了。“不是要劫我吗？说这些个有什么用呀？哈哈哈哈哈。想劫我也成呀！”司徒朗说着，包袱皮儿一打开，腰中一围。“嚟楞”一声响，五行轮亮将出来，眉毛梢往上一立，三角眼圆睁：“哈哈哈哈哈，太岁头上动土，老虎口边拔毛。老太爷我宰了你们！”两家寨主连连后退道：“老义士爷，我们绝没有歹心。我们确实是尊敬您的大名，我们十分尊敬老义士爷，您暂息雷霆大怒，慢发虎狼之威，我两人有下情禀告。”说着就行礼。司徒朗收抱五行轮，往那儿一站，耷拉着脸：“好！你们两人是怎么回事？跟我提提姓什么？叫什么？”这个大鼻子头的一指旁边那位说：“老义士爷，他是我的兄长，姓徐名君字小侠，江湖人称‘万古听蹄兽’；我姓蒋名雄字英甫，也有个外号叫‘千载波尼象’。”

蒋雄、徐君是昆明本地人。幼年也是一样的打家劫舍，得罪了一些人，人家扬言要把他们俩人杀了，这样才跑到玲珑岛来，招纳亡命，有这么几百名喽罗兵，在水面上劫道。

这个玲珑岛，四水团围，蘑菇头儿山不容易上来，没有山口，就在山棍子底下有个罗丝湾。您用船都得从上头往下顺下来，放到水面，才能使用，用完后再拉上去。这地方不容易叫人攻破，但是他们俩人知道自己无能，徐君心里头有算盘，现在司徒朗来了，他们对司徒朗十分尊敬，想请司徒朗进山，这样，他们俩人才把自己的实话从头至尾说了。蒋雄说：“老义士爷，我们哥儿俩不敢高攀，打算跟您拜把兄弟一同进山，这金交椅第一把请您坐，今后一切我们听您的。”司徒朗这么一听，也未尝不可，便说：“那么好吧！”给了船钱打发小船走了，然后他们的船就进了山。

到了山棍子底下，抬头往上看，怪石嶙峋，摇摇欲坠，孤松倒长，槐柳栽垂，山头儿可就冲下了。顺着一个小山缝儿，大船进去拐弯儿，这个地方叫“罗丝湾”。转进来又来到棱牙缝，司徒朗一看，这里犬牙交错，十分险恶，这还不算，所有的山，当中尽是窟窿。整座山为什么叫玲珑岛啊？就因为它的四百八十个山孔。你看这些山孔表面好像都是死的，实际上是活的，您瞧是活的，实际它是死的，不是本山里头的人，钻进去就迷糊。

两家寨主带着司徒朗顺着山孔进得山来，眼前呈现出大片的庄稼、成行的果树。司徒朗远远一瞧，风景也美，白云团绕，山势很高，十分险恶。司徒朗心说：在这里修造房屋也很好。便问：“二位，这些房子的格局是谁修的？”蒋雄马上报告司徒朗：“这是我二弟徐君修建的。”司徒朗非常高兴，这儿离八卦山又近，将来建成后也叫李昆看看。司徒朗便说：“徐贤弟呀，你还有点学问呐。”蒋雄也夸：“是啊，他学问好，山里的事情多是他办的。”司徒朗点头：“太好了！”一直来到大厅，三个人撮土为香拜了把兄弟，众小头目拜见大寨主。司徒朗接过账簿来一查点呐，他们可真没少存钱。司徒朗自己画出图样，把蒋雄、徐君叫到自己的面前说：“由于我的老师要杀我，我从鹿耳门出国，坐海船到了大西洋。我装哑巴，在机械厂里头学了很多的转轮走弦以及各种的消息埋伏。我查看了玲珑岛，适宜制造消息埋伏，你们看怎么样啊？”二人点头：“哥哥，钱有的是，您随便花。至于说怎么装，怎么弄，这就是您的事儿了，我们哥儿俩给您当助手。”哥儿仨商量一致了。司徒朗查看地形，随着山势修造消息埋伏，整个的玲珑岛全通了，真是固

若金汤。

这件事情时间一长，混元侠逍遥叟李昆李太极知道了。哎呀！他心里忐忑不安，自语道：“我哥哥司徒朗这个人的脾气过于古怪、孤僻，而且我们俩人就因为一句话就不和了。他在玲珑岛修造消息埋伏，将来对我八卦山有很大的不利，这可怎么好呢？”李昆的心思叫八爷田方看出来，八爷对李昆说：“哥哥，最近这些日子，我看您心神不定，一定有什么事吧，能说出来叫小弟听听嘛？”李昆知道八弟胸藏锦绣，腹具良谋，但怎么能把这话说出口来呀。田方见李昆犹豫不决，便笑道：“哈哈，哥哥，您的心思我完全知道，我也不便跟您提，我上玲珑岛去一趟。”李太极只能点点头：“可以。”田八来到玲珑岛口，从山窟窿里头钻出兵丁来，上下打量八庄主田方田子步，喝问：“干什么的？不要往前走啦，再走，我们可要放箭了。”田方一瞧，这地方真是天险的险要。田八爷道：“众位多辛苦，在下面是从八卦山来的，姓田名方字子步。我来拜见我的哥哥司徒朗。”兵丁一听：“候着啊！”赶紧派人往山里报告司徒朗。

司徒朗心说：田方上我这儿干什么来了？“让他进来。”兵丁把田八爷带进玲珑岛山寨，一直来到大厅前。田八爷见到司徒朗，急忙磕头道：“哥哥，小弟田方前来拜见。”司徒朗一搀：“哎呀！老没见了，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两位朋友。”司徒朗把蒋雄、徐君叫过来给田方一一介绍。众人坐好了以后，喝着茶。司徒朗扳着脸问：“你干什么来了？”田方道：“自从哥哥离开八卦山以后，我总想来，最近听说哥哥的工程告一段落，我呢，到这儿来看看哥哥，顺便给您送点时令菜来，让哥哥尝尝鲜。”说完田八爷把菜献上，司